

中德文化叢書

親和力

葛德著
楊丙辰譯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再版

平

◆(20247)

由中德文親和力一册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每册實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W. v. Goethe

譯述者 楊丙辰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版權必究
翻印必究

親和力

第一章

愛德華——這樣我們稱呼一位正值最壯盛的年齡，而家道殷實的子爵——愛德華在他培養樹木的園子裏消耗了四月裏一天下午最美麗的時辰，爲的是要把弄來的青新接枝接到嫩穉的木幹上頭去。他的工作剛剛完畢；他把種種器具又都一併地收入了套裏，並且滿心的快慰正自察看他的作業，這時園丁走了過來，欣賞着他主人體帖入微的勤勞。

「你沒有瞧見我的夫人麼？」愛德華問，這時他已經準備向前邁步了。

「在那邊新建築場上哩，」園丁回答，「她在爵邸對面岩石根下所起造的苔蘚廬舍今天要完工了。一切都弄得十分美觀起來，定然會博得爵爺底歡心哩。這一來，人們在那兒可獲得了一個非常幽勝的登眺之所了：下邊是村落，稍右是教堂，教堂底塔尖如在脚下，可以一眼憑望過去；對面便是爵邸和各處的園子。」

「你的話很對，」愛德華回答說，「離這兒不幾步，我曾瞧見它們正在那兒工作呢。」緊跟着，園丁就接續下去說，「右手便是一帶豁然開展的山谷，人們底眼波越過一片一片

葱茂而生滿了樹木的草原邊際，就望見一帶明媚如畫的遠景。到岩石頂上去的一條山徑鋪設得非常雅緻。子爵夫人明白這些事體，在她的手下工作是有趣味的。」

「你到她那邊去，」愛德華說，「請她候着我。你告訴她，我願意瞧瞧新建設，並且一領略那邊風物底趣緻。」

園丁急忙地走了，既而愛德華也隨後追去。

子爵于是由台階上一級級步下，趁着走過去的時候，檢查着培養花草的暖室暖畦，一直奔到了水邊，越過了一道小橋，就是到新建築場去的小徑分成了兩條岔兒的地點了。一條經過教堂周圍墓地，差不多可以直達岩壁的岔兒，他置之眼前不顧，爲的是要走左邊的，略略向前趨入一片豔麗叢林，緩緩蜿蜒了上去的其他一條岔道；到了兩股岔道復又會合的地點，他向一條安放得極其合適的長凳上稍坐了一霎，然後奔上本來的山徑，遂即脚下步着曲盡形勢之妙的一段段階梯，一截一截段落，在那窄小的，時而很陡，時而略陡的路徑上最後奔到苔蘚廬舍之前。

莎落蒂立在門口，迎接她的丈夫，並且令他坐在屋裏的一個地方，是可以由門窗底空處將一片一片各有異趣的風景彷彿把山川林木都裝在了像框中似的，一眼全都望見。他心裏很覺快慰，並且希望，春光不久使這一切更加鬱茂榮盛。「只有一件，我還要告訴你，」他添加着說，「這座廬舍我覺得有點太小了。」

「爲我們倆個人是足殼寬綽的了。」莎落蒂回答。

「哪，不錯的，」愛德華說，「爲一個第三者總還能有餘地吧。」

「爲甚麼沒有呢？」莎落蒂回答，「爲一個第四者都能有哩。人多了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別的地方預備出來。」

「因爲只有我們倆人在這兒靜居着，況且又無人來打攪，」愛德華說，「我們心裏彼此都很平靜而愉快，所以我不得不向你揭破我多些時日以來心上擱着的一件事情了，這是我不得不，而且是願意告訴你的，但是我一嚮却總不能決定。」

「我覺出你是有這麼樣的事兒來了。」莎落蒂回答說。

並且我還得承認哩，」愛德華續了下去，「若是今天一早信差不來催促我，若是我們今天不得不決斷了，那我或許還要緘默些時日的。」

「這究竟是件甚麼事體呢？」莎落蒂藹然地迎合着問。

「就是關於我們的朋友，陸軍少校，的事體，」愛德華回答，「你知道他的愁苦的境遇，這是他和許多旁人一樣並非因了自己的過失而陷到裏頭去的。一個像他那樣有知識，有才幹，有機巧的人物，硬瞧着自己終日遊閒，無事作，心裏要多麼難過呢——我不要再躊躇我爲他願作的事體了；我願意請他到我們這裏來暫且住些日子。」

「這自然要斟酌斟酌的，並且不該只從一方面去考慮。」莎落蒂回答說。

「我的意見，倒現現成成，馬上就可以說給你聽的，」愛德華向她說，「在他最後的一封信裏隱隱含有最深的憤激底流露；並不是因為他缺乏了一種甚麼需要：因為他是會絕對限制自己的生活，況且日常急需費用，我早已就為他籌措了；他也不覺得受我的資助，有甚麼不合；因為我們二人在這一生裏彼此已經負欠得這樣多，簡直計算不出來我們二人間的出入賬目是怎樣的狀況了——至於說他終日遊閒，無事作，却是他本來的苦惱。為它人底利益，天天時時去運用他一身的才智，完全是他惟一的樂事，甚至是他的嗜好。那麼現在把兩隻手安安閒閒放在胸懷裏，或者再去讀書，再去學習本領，因為他現在用不上他已充分具有的才能——殼了，可愛的孩子，這是一種焦心的境遇，這境遇底苦惱，是他雙倍三倍在他那孤獨寂寞裏感覺到的。」

「我記得，」莎落蒂說，「各方面都曾向他有邀請招聘的事實呀。我為他的緣故還親自向許多勞動界的男女朋友們寫信，據我所知，這並不是沒有効力的呀。」

「完全對的，」愛德華回答說，「但是正是這些不同的機會，這些招致，又給他作下新的苦惱，新的不安。這些情形之中沒有一件是與他合適的。都是不要他獨當一面，有主動的作為的；都是要他把自己，把他的時間，他的志向，他的心性來犧牲了的，這在他是絕不可能的。我越默察，越感覺到他這一切的情形，我要請他到我們這兒來的心越要着急起來。」

「你用這麼多同情酌量你的朋友底處境，」莎落蒂回答說，「這是你的極好，極可愛的地

方；但是請你允許我向你要求，爲你自己，也爲我們倆來酌量一酌量吧。」

「這我已經作過了，」愛德華向她答道。「我們在他身邊只有利益和愉快可期待的。至於費用一層，我不要說的，如果他肯搬來；那總是輕微的，我尤其覺得願意的，是我同時一想到，他到這裏來了，是不能給我們惹起絲毫不便的。他可以住在爵邸底右翼，其它的事情，自是現成的了。這樣辦，確乎爲他造福不少，而且在同他的交際上我們可以獲得多少愉快，多少利益哩！我久已就希望把我們的田產和這一帶地畝測量一下子；這是他可以辦理和指導的。你的計劃，將來要親自管理這些田產，到現在的佃戶期限滿了的時候。這樣的一種事務本來是多麼困難而可慮的呀！多少應行預具的知識，不能使我們得到哩！我只是很感覺，我缺少一個這樣的人。農戶們固然有正常知識；可是他們的報告却錯亂而奸詐不實。山城裏和大學來的書生們雖然頭腦清晰，行動規則，但是他們總是缺乏實際眼光的。自我這個朋友一人底身上，我可以兼收這兩種的利益；此外更尚有千百其它情形，可以由這裏邊發生，都是我很喜歡思想，和與你也有關，而我預先瞧得，只會有許多好處，不會有甚麼壞處的。我謝謝你，這樣藹然地聽了我的話；現在你也切實地，不要拘束，不要藏頭露尾地發言吧，你把你來說的一切都告訴了我；我絕不插嘴，打斷你的話頭的。」

「很好，很好，」莎落蒂回答說：「那麼我就拿一段普通道理來開頭吧。男子們底思想着重片段的，目前的方面，這是有理由的，因爲男子們底使命在作爲，在發展；女子們底思想着

重生活上全體所牽涉的各方面，這也是有同等理由的，因為她們的命運，她們全家底命運都在這一種牽涉上結合着，況且恰恰這一種牽涉的情況正還是人們所矚望於她們的哩。因此我們可以向我們現在的和過去的生活上瞧瞧吧，那麼你就該承認，關於招請這位少校的事體並不是完全與我們的宗旨，我們的計劃，我們的設置相合的了。

「我總是愛回想我們最早的關係的！我們二人在青春底年齡裏彼此熱烈戀愛；我們被隔離了：你從我的身邊離去了，因為你的父親處處總懷着個填不滿的貪婪心，把你同一位年齡老而家產富的女人結合了起來；我也從你的身邊離去了，因為我，前途希望有限，不得不嫁一個富豪的，我不愛的，但却敬重的男子。我們二人又都獲得了自由；你在我之先，你的那位年齡比你過大，好像你的母親似的，並且你也常以小母親戲呼的太太給你遺留一份大家產；我在你之後，恰在你自遠遊歸來的時刻。這樣我們二人又重逢了。我們互道我們的過去，我們愛我們的回憶，我們又能安然攜手同處同遊了。你促我同你結婚；我不曾登時允許；因為我們差不多是年齡相等的，所以女性方面的我反自覺較老了，男性方面的你却不然。最後我不要再拒絕你了，因為這似乎是你所視為你惟一的幸福。你要在我的身邊休養休養你在朝庭上，在軍隊裏，在路程上所受的種種勞苦不安的精神，你要定一定你的心緒，你要享受一點人生樂趣；但也只要同一個人相共的。我惟一的一個女兒，我也把她送入寄宿學校裏去了，她在那裏所受的教育較比在我們這鄉間當然更加完全周備；不僅只她一人，連萼蒂麗，我的可愛的姪女，我也送到那

裏去了，她或許在我的手下最能長成了一個操持家務的女助手的。這一切都曾經過你的同意，只爲的是我們可以單獨生活，只爲的是我們可以安然地，無人來打攪地享受着我們早就這麼熱望，但却這麼晚得的幸福。這樣我們纔搬到這鄉間來居住。我担任家庭內部的事務，你担任家庭外部的和關於大體的事務。我的設置，處處都是迎合你的意思的，處處都是打算爲你一人而生活的；你只少令我們暫且作一時的嘗試，看看我們照這樣彼此償隨心願的程度怎樣吧。」

「正因爲這種種方面的牽涉關連，如同你所說的，本來是你們婦女的根本職務，」愛德華回答說，「所以人們自然是不應當聽從你們在一種情勢裏所說的話了，或者自然是不可以決定，以你們在這一種情勢裏所說的話爲有理由的了，即使你一直到今天都是有理由的。一直到今日爲我們的生活所修蓋了的這廬舍園庭是很美觀的；那麼我們就絕不可以再修蓋一點上去，絕不可以使牠們再發展一點出來麼？難道我在培養樹木的園子裏，你在大花園裏所作所爲的，只是爲一對隱修的人預備下的麼？」

「很好！」莎落蒂回答說，「很不錯的！只是我們不可把絲毫阻碍的，外來的成分弄了進來呀。你想啊，我們種種的計劃，甚至連我們的消遣，多半都只是關於我們夫婦二人的偕行偕俱的。你要先把你的旅行日記依着次序報告給我，要乘這個機會把許多應行歸到那裏邊去的頁數清理個頭緒出來，並且要在我的參加之下，要用我的協助把這價值無窮的，但却散亂不堪的一些冊子和單葉弄成一個爲我們和爲它人觀之可喜的整體出來。我曾允許在抄謄上幫助你，並

且我們打算得這樣便利，這樣美妙，這樣趣緻，和這樣舒適，簡直可以在回憶裏把我們不曾二人共同瞧見了的世界重遊一週哩。甚至開頭的一部分竟是已經作完了的。再就是每逢到了晚間，你就拿起你的笛子來，吹着笛韻伴隨我的琴聲；我們左右又不缺少隣居，它們來來往往的拜訪，更不能使我們感到寂寞了。至少，從我一方面說，我由這種種情形裏給我自己關劃的，真是我這一生裏第一個真正快樂的夏日，來享受這一季的夏日，真是要使我終身都念念不忘的。」

愛德華一面拿手撫摩着他的額部，一面回答着說，「聽了你這一篇充滿了熱愛的，明達的，重述我們舊日情況的話，真要我聽從的了，只要不是這個念頭總來打攪，總來搖動我的心曲的話；我總覺，少校在這兒，絕不會給我們惹起絲毫不便的，甚至更要促進一切，使一切都要得到新生機的。我的行程有一部分，他也曾經參加；他也曾把許多印象用不同的眼光記錄了出來：我們可以共同運用我們的筆記，那麼這可真要弄出一個完整的，愈加周密精美的作品來哩。」

「那麼你讓我來誠懇地向你承認吧，」莎落蒂頗含有幾分焦急的神色回答着說，「這一舉是與我的感覺相背馳的，我的心裏豫覺，這一個舉動將來不會有甚麼好結果的。」

「照這個樣子說，你們婦女簡直是不可征服的了，」愛德華回答說：「先是有條有理地通達，使人不能反對，再是可親可愛，使人情甘俯首帖耳地順從，再是情意濃厚，使人不忍難為

了你們，再是豫覺豫兆的使人們吃驚。」

「我並不是迷信的，」莎落蒂回答，「我絕不重視這些內心幽暗的衝動，假使只是些這樣幽暗衝動的話；但是這却大半都是些有幸和無幸的一場一場結局上未曾經人返醒過來的回憶，這些結局都是我們從本人或它人的行動上所經驗了來的。無論在那一種情狀裏，再沒有比一個第三者底加入更要關係重大的了。我曾見過些朋友，兄弟姊妹，戀人，爲丈夫的，它們的關係往往因一個新人物偶然的或經選擇的加入就要完完全全變了，它們之間的局勢就要完完全全倒轉過來了。」

「這固然是會發生的，」愛德華回答，「在那些昏昏沈沈消磨着光陰的人們，却不在那些因經驗而開了覺悟，自知自覺能力增加了的人們。」

「自知能力，我的至親愛的，」莎落蒂回答說，「是一個不足恃的兵刃，甚至爲那仗恃着這個兵刃的人，往往還是個危險的兵刃；我們這一切的談論，至少可以使我們了然，不可輕率從事的。你再寬我幾天的期限；你不要馬上決定吧！」

「照這個情形看起來，」愛德華回答說，「我們就是再過幾天，也仍要是輕率從事的哩。贊成和反對底理由，我們已經彼此都交換了；現在是決斷的問題，可是我們現在既不知怎樣來決斷纔好，那麼取決於占卜之一途，恐怕就要是最好的個辦法了。」

「我知道，我知道，」莎落蒂回答着說，「你遇到疑難問題，是愛以賭賽底形式或拿骰子

來取決的；在一件這樣嚴重的事體上仍用這樣的技倆，我可要視之爲罪過的了。」

「但是我應當向少校寫甚麼呢？」愛德華喊了一聲出來：「因爲我馬上就得要坐下給他寫信呀。」

「一封安靜的，明達的，安慰的書信。」莎落蒂說。

「換句話來說，這簡直是同沒有寫信一樣的了。」愛德華反駁着說。

「但是在許多情形之中，」莎落蒂堅持着說，「那總是必須的，也是和藹的，寧可空空地寫一封信，總比完全不寫的好。」

第二章

愛德華又獨自到了他的私室裏。莎落蒂口裏方纔對於他的命運的重述，他對於它們雙方的狀況，它們的心願底默思熟審，果然很愉快地激動了他的活潑的性情。她在她的身邊，在同她的會談裏，那樣心滿意足地，起了一番感覺，因而便想了一封給那位少校的和藹的，同情的，但却閒淡的，沒有甚麼意義的書信出來。及至他走到寫字台前，把他朋友底書信拿了起來，要再讀一遍時，這一位優秀人物底愁苦狀況登時又都向他迎面撲來；一切的，這些天在苦惱着他的感覺，又都蘇醒了，他覺得，把他的朋友棄置在一個這樣愁苦煩悶的境遇裏是不可能的。

對於某一事某一物須要斷念，須要割捨，這是愛德華自來所不曾習慣的。他自幼就是富貴父母惟一的個嬌養的孩子，不過他的父母竟會說動了他的心，使他去同一個年事較他過大的婦女結婚，一場稀奇的，但却極有利益的婚姻，他又經了這位婦女底一番百般寬縱，因為她是居心要用儘量的寬厚來報答他的溫良的行動的，既而她去世之後，他就又成了自己的主人了，他在旅行的時期裏也是沒有管束的，無論那樣的調換變更都是他能來得的，他雖然所求，不曾有甚麼過度，但却是多量與多種類的，他的性質直率，寬厚，忠誠，甚至有時是勇敢的——所以世界上更能有甚麼可以拂他意的事呢！

那麼一直到了這時，事事都是順他的意思的，連莎落蒂他也達到了偕老的目的了，這是他用了一副極頑硬，彷彿小說上說的信義心腸最後纔獲得了的；但是這他却第一次覺得拂意的事情來了，他被阻止了，正當他想要把他的幼年朋友招來，正當他想把他的一生彷彿要完結起來的時候。他的心裏厭煩，着急，幾次把寫字的筆拿在手裏又放下，因為他拿不定主意究應怎樣來寫這封書信。違反他夫人底意思，是他不要作的，順着她的要求辦理，是他所不能的；他心裏這樣的不安靜，却要他寫一封很安靜的信；這在他是完全辦不到的。這宗情形之下，尋推托的言詞，是最自然的了。于是他就草草寫了幾句請他的朋友原諒的話，原諒他這幾天不曾給他寫信，原諒他今天也不能給他詳細寫信了，他允許他，下次要寫一封更有意思，更可安慰他的長信。

次日莎落蒂在仍到這個原地點來散步的時候，乘機又把昨天的話提了起來，她或許是相信，要把一個人底志願弄鬆懈了，是沒有比屢屢提及，使他聞之生厭的方法更可靠的了。

這樣一來，却正中愛德華底心懷。他持着素來的態度說話，和藹和愉快的；因為即便他，素性這麼易受感動的他，輕微地燃燒了起來，即便他的火熱的欲望橫迫起人們來了，即便他的頑硬使人們不復可耐起來了，他的一切言詞總還為極力顧惜着對方的厚意這樣地滅煞了他那言詞底鋒芒，竟要使人們總還覺得他可愛，雖然人們正在覺得他是這麼麻煩的。

照着這樣的情形，他在這一天的早晨使莎落蒂非常高興起來，他更用優美的言詞使她心裏

這樣愉快，竟完全失了常度，並且最後失聲的歡呼着說：「你一定是要我把向丈夫拒絕了的來向愛人承諾了吧。」

「至少，我的親愛的，」她繼續着說，「你也應當覺了出來，你的心願，你用和藹的興奮所表現的心願，不曾使我的心絕無所動，絕無所感哩。你的這些情形，逼迫我向外吐露一件心事。我一直到現在也對於你藏着一件事體哩。我所處的一種局勢是同你類似的，並且也恰切把那一種我現在向你所加的強制力拿來，加在了我自己的身上。」

「這我喜歡聽的，」愛德華說；「我很覺得，夫婦之間有時應當起點爭端，這樣兩方面都可以探得對方一點心事的。」

「那麼你也知道吧，」莎落蒂說，「我對於萼蒂麗就如同你對於那位少校一樣地操心。我極不願把這個可愛的孩子擱在寄宿舍裏面，她在那裏所處的境地是很受壓迫的。我的女兒，綠濟安，雖然爲人世而生，爲人世而在那裏受教育的，雖然她能把種種語言，歷史，或其它教授給她的智識，並她的樂譜樂調如同遊戲一般自紙上學習了去；雖然她有這麼一份活潑的天性和這麼一份天生的好記憶力，人們竟可以說她把一切的都忘記了，但是臨時總會馬上又都忽然想起來的；雖然她因舉止的圓活，跳舞的優美姿勢，言詞上的隨機應便，能出人頭地壓倒儕輩，並且因了生成的一份作主子的性格把自己弄成了那一個小團體的女王；雖然這個學校裏的女校長拿着她當作了一個小小的神聖看待，她在她的手下纔開始很很地發育了起來，她要與她

們的學校增光，獲得人們的信仰，並且要與她們的學校再吸引一大批子其它青年們來；雖然這位女校長來的些信件月報底頭幾頁總是完全一片關於一個這樣孩子底優秀的讚頌話頭，彷彿滿紙的頌歌一般，這我自然很會把牠們譯爲我的散文的——但是她最後所提及萼蒂麗的話頭，却總是些扯連不斷的抱歉，總是說，一個本來這麼美麗生長着的女子，竟會絕不開展，表現不出來甚麼才能和智識。此外那位女校長最後所加上的幾句話在我也並不是甚麼難以猜知的事體，因爲我在這個可愛的孩子身上覺察出來她的母親，我的最珍貴的女友底全盤性質，她的母親，是在我的身邊發育了起來的，所以她的女兒我一定教養成一個出色的人兒，若是我能當了她的女教師或女監護人時。

「但是因爲這不是我們計劃中的事，並且因爲人們不可在生活狀況上儘量東拉西扯，常常把些生疏的成分弄了進來，所以我寧可把這件事體隱藏在心裏，也不要向外說的，我甚至把那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也壓制了下去，像我的女兒，她很知道可憐的萼蒂麗完全是依靠着我們的，所以她就利用她的優勢踞傲地對待着她，因而竟把我們的一番恩德給破壞了不少。」

「但是誰有這樣高尚的訓練呢，不肯拿自己的優勢來向其它人們身上橫暴地施展？誰能有這麼優越的心迹呀，處在這樣的一種壓迫之下並無覺得難過的時刻？經過這種種的挫折，萼蒂麗底價值自然會增長了；但是自從我把她的苦惱狀況瞧得很瞭然以來，我就時時地在操心，想把她安置到一個別的地方去。我時時都在等着一個回信，那麼我就可以登時決定了。這就是我

的情形，我的至好的人。你瞧，我們雙方的忠信而和藹的心裏，都是同一樣的擔着一份憂慮呢。我們共同地負擔着這份憂慮吧，因為牠們不能彼此抵消了的。」

「我們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愛德華微笑着說。「倘若我們能把一件使我們操心憂慮的事物自我們的眼前一旦驅逐了出去，那我們就要信，我們是同這件事物絕無關連似的了。種種的事物，我們能整個犧牲了，但是教我們片段地零碎犧牲，却是一種我們罕能忍受的要求。我的母親就是這樣。我還是個童子或少年的時期，在她的身邊，她總是時時刻刻都在爲我操心，不能擺脫了這些苦惱的。我若是乘馬出遊，回來得稍爲晚一點，她就說我一定是遭了甚麼不幸了；假使猛然下了一陣暴雨，把我淋濕了，她就說，我一定會受寒，要發燒了。後來我出門遠遊，長時間的不在她的身邊，她反倒覺得我同她幾乎是無關係似的了。」

「設若我們把這仔細地觀察一下子，」他繼續着說，「那我們二人底行爲簡直是喪心的和不負責任的，我們把兩個這樣高尚的，與我們的心頭這樣貼近的人物寧要置入苦惱與壓迫之中，不肯略爲它們一援手，只爲的是我們可以藉此脫出了一層慮後的危險。如果這不應當叫作自私利時，那要把這叫作甚麼呢！你照管萼蒂麗我照管我的少校吧，那麼我們就這樣聽天由命地來嘗試一下子罷！」

「這總可以冒一下子險的，」莎落蒂躊躇着說，「若是這危險僅只是在我們一方面的。那麼你相信，是得計的麼，把少校同萼蒂麗看作一雙同居者，一個差不多到了你的年齡的男子，